

扑在大理的土地上

□杨国军

半个多世纪前,电影《五朵金花》让大理走向全国。主题曲“大理三月好风光哎,蝴蝶泉边好梳妆,蝴蝶飞来采花蜜哟,阿妹梳头为哪桩…………”更是以独具匠心的民族古朴风情响彻神州大地。

从那时起,大理的地域风情、自然山水、秀美风景如同悠久的岁月在心底扎根留存。带着希冀和向往,前不久,我到魂牵梦萦的大理旅行。

大理街面洁净,空气清新。我来到大理以北的喜洲古镇。随便走进喜洲的哪户人家,不是白族民居传统的“三坊一照壁”,就是“四合五天井”;不是门楼上遍布着石刻,就是房檐下饰满了木雕。主人们通常不介意不请自来、东张西望的陌生人。他们有时还会放下手头的活儿,笑嘻嘻地告诉来客,门前的牌坊寓意何在,堂前的牌匾又从何来,当年茶马古道的马帮又是如何厉害——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并不遥远历史,那些古道上如织的岁月,那些喜洲商帮叱咤风云的往事,都那么吸引人。

这些民居,是喜洲人的门面。也就是说,哪家的房子越漂亮,主人家在外面挣的钱就越多。今天的许多中国商人,习惯了在国内赚钱、到国外定居,但过去恰好相反,商人们普遍在外经商、回家置地建房——山西商人如此,故而有乔家大院、渠家大院;安徽商人如此,故而有西递、宏村;喜洲商人,更是如此。

一赶马人问我要不要到洱海。即刻上车,一声哨响般的吆喝,良马便扬蹄奋起。飞驰的风儿把大理惊醒,我略显心抖,车辆顿然减速。

双廊镇入口洱海,海面宽阔,太阳光映衬海面,如同宝镜,波光粼粼,蓝宝石一般。蓝色的海域辽阔无边,柔软细腻,漾起丝丝涟漪。躲在阴凉僻静处,抬头看见太阳喷射出万条白光。乘着木帆,船工是位七旬的白族老人,他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,洪亮的声音如30岁出头的壮汉。他一边驾驶木帆,一边给游人讲述海里的鱼类及其美味。谈到尽兴处,黝黑的脸庞笑容满面。

太阳褪去了光芒,海面立时变幻颜色,水波缓缓地流动,由近及远呈凹白色,褐色,黑斑色。俯视岸边,海水慢腾腾地积蓄力量,待到能量盛满,便鼓足劲儿,冲击着,翻卷着,喧嚣着,甚至咆哮着。感恩大自然的神奇造化,惊叹万年的地质演变。我立于岸上,远望,海天相吻的轻波微浪连起伏的海面,洋溢着原始的诗性的灵光。

洱海的天穹是独特的,独特得让人忘却了天空的本色。大块状的洁白云朵,纯蓝的无垠天际,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。吃罢晚饭,来到洱海岸边,白天的温和已被丝丝寒意替代。

太阳刚刚隐去,柔洁月光立马映照。一片又圆又亮最为浓润的色泽直直泼洒在洱海水面上。伴着清凉的风儿,苍山这座海拔3400米的巍峨群峰,沉淀的银雪,早已迫不及待地任凭皎洁月光激发出她的妩媚。此时,洱海一片苍茫,白净的雪影倒立海中,真真是一幅人、水、山连接一体,天然融合的水墨画。

龙华镇的『阴阳宅』

□李明春

相约孟夏,我来到古镇龙华,寻觅传闻逸事,观赏烟柳氤氲。及到龙华一游,才知龙华能自众多古镇中脱颖而出,荣获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称号,凭借的就是神奇、美妙、稀有。

“阴阳宅”坐落于龙华明清老街中的新街,青瓦屋顶,木板门面,掩上门与左邻右舍一般无二。推门突见长方形石棺,横置其中,长约两间门面,青石砌成,石灰酒米黏合,棺前墓碑,字迹风化难辨,棺上砖壁为界,下为莹寝,上为住房。

阴阳同宅,生死与共,闹市莹塚,对立统一的哲理在这既是深含也是显露,耐人寻味,令人惊叹。

世上万事,莫过生死之间。芸芸众生,无论富贵贱,来时均自母体一条路,去时却万千变化,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丧葬文化。

面对眼前奇观,令人浮想联翩,源自何时?来自何处?是何等文明造就的诡异?是部落还是家族留下的习俗传承?也许都不是,仅是一个个案,那必定有一个凄美的故事,一段难舍的情缘蕴涵其中。

石碑犹在,字迹被岁月剥蚀难以辨识,香火尚存,后人对传说已是语焉不详。也许死者早已料到今天,有意把真相掩映在大小龙溪的烟雨中,似恍似惚,若隐若现,尊者长者隐于其中,诡谲显露于闹市。如非学术,不敢放胆设想,尽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,从远古走来,于当今止步。

屈指数来,沾棺字且有未解之谜的大约有古蜀国的“船棺”,基诺族的“独木棺”,彝人的“悬棺”,晋人的“石棺”……说是未解,是指没文字佐证,虽已盖棺仍无定论。比较而言,眼前的“阴阳宅”能否算上一种墓制,体现一种民族文化,不敢妄加推测,有待专家释疑。

当然,也不排除某个家族的习俗传承。古人重孝道,有结庐守孝一说。常见守孝三年,但如眼前的百年不离,天下奇闻。

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一种后事安排。果真如此,那初衷是什么?选址闹市,必有彰显的诉求,生者日夜为伴,总有值得坚守的理由。历史上有的人死亡本身就是谜,他的墓葬更是谜上加谜,如明初的建文帝朱允炆,几百年来没人说得清他死于何处,葬于何地。

显也好隐也好,自有一番道理在,只是不为外人知晓罢了。

就我来说,更愿相信本地传说。刘姓家族受皇命迁徙到此。启祖婆天年将尽,卧病在床,忽一日开口,说某地有一人落难,你们快去搭救。后人赶往,果见一人蜷曲石上,饥寒交迫。众人请他,百呼不应,用手去扶,几个大汉同时用力,竟纹丝不动。众人无奈,从家中端来热粥,他张口如茶杯大小,众人喂到嘴边,如龙吸一般,顷刻之间,一碗下去,一盒下去,一锅下去,仍呼呼有声,足足熬了二十四锅,方才闭口。眼见天黑,众人用木板草帘搭建一个窝棚遮住。当夜,雷鸣电闪,大雨滂沱,溪水猛涨,那人蜷卧处蓝光幽幽,时隐时现。待到天亮放晴,溪水清悠,山河依旧,一口石棺突兀于蜷曲处,独独不见人影,棺盖上留下字迹:善行一餐,兴盛百年。后有民间高人指点,谓此处“鲤鱼撑滩”,后人遵命安葬启祖婆于石棺。后辈正如所言,人丁兴旺,事业发达。后辈不忍石棺裸露,遂建房于上,守住祖堂,守住行善积德的家训,至今传承已逾百年。

阴阳宅以其奇特的存在,为龙华古镇增添一份神奇。

杭州的街头洗脚店

□黄太平

前不久去杭州旅行,亲历所见,对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留下颇深的印象。

从萧山国际机场到市区,坐车沿着江南大道进入城区,一排排林木从眼前掠过,仿佛穿行于树林间。

杭州的高大乔木,在西湖边,在校园里,在许许多多大街两旁随处可见。坐落在月轮山上、钱塘江畔的浙大之江校区——光华法学院校园里,繁茂的林木,参天的香樟,浓密处如同徜徉于森林之间;其清幽、静谧、浓荫的环境,恰是学知识、做学问的理想之地。南山路上,街道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从街口一直延伸到街的尽头;其特别处,是从每棵树树干约两米高以上到树冠,周身披挂着密密麻麻的小灯珠,每当夜幕降临、华灯初上,整条南山路上一片银树火花,璀璨而绚丽。

杭州的街道靓丽、整洁,绿荫满怀,树下行人悠闲自在。西湖边,孩子们的撒欢奔跑,更是给这个城市增添不少生机。杭州的许多大街、道路都铺设了沥青路面,那新划的道路标线、行人斑马线,整齐、大气的乳白色线带,与黑黝黝的路面形成视角反差,在晴朗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,成为杭城地面的一道靓丽风景。尽管在杭州待的那一周,大多时候在秋雨中度过,可行走在浙浙沥沥的大街小巷、钱塘江岸,鞋上却没有多少明显的污渍。

如今在城市,车辆礼让行人不算什么稀奇事,但杭州的“车让人”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。那是一种集体自觉意识,似乎已深入司机的骨髓里。那天上午,伫立杭州街头,我发现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,哪怕只要有一个行人横过街道,车辆都会自动停在两三尺开外,司机们主动为行人让道;而在有红绿灯的路口,右转弯车也会自觉礼让正常过街的行人。有的司机还微笑着示意老人们,慢慢走,别慌张。

在杭州的一周时间,我未曾看见有车辆和行人争道的情形,也不曾听闻司机们因等行人过街不耐烦而催促的喇叭声响。这着实让我好生感慨!

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杭州街头的洗脚店。记忆中,街头洗脚店、按摩店,服务者往往都是年轻的外来务工妹,没想到现在杭州街头出现了很多便民的洗脚店、修脚店、按摩店,更令我好奇的是,工作人员全部是清清爽爽的小伙子。我注意到,这些店往往开在小区居民经常路过的地方,方便市民光临,服务项目包括洗脚、修脚、按摩等。门面不大,装修也很普通,里面一溜排开几张躺椅。收费还不贵,也就三十至四十元之间。服务45分钟。那天,给我洗脚的是个河北来的小伙子,二十多岁,打扮清清爽爽,看上去性格也非常好。他给我按摩足底时,还不时用方言开玩笑,询问我力度怎么样:“师傅,您觉得重了还是轻了。哦对了,成都听说很漂亮,有街头洗脚的吗……”让人如沐春风。

我认为,杭州的美丽,更多是美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。

夏日，去郛都看花

□李刚明

对郛都的初识,始于一种花。多年前有朋友相邀去望丛祠一游,才真正对“杜鹃啼血”有了更深意义上的理解,知道了郛都有个更为美丽的“鹃城”称谓。

前不久的郛都再行,还是那儿的花的魅力迷惑着我,无论地的繁复与孤寂、绚烂与清幽、艳丽与淡然……

沿着青杠村乡间绿道一路走着,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幽香,感觉风也是那么的惬意无比。初夏的阳光清亮地铺洒下来,笼罩在村庄里的民居、溪湖、绿树、谷秧及田野里万物之上,一切就更为鲜活。而那些花儿也不甘示弱似地娇艳欲滴,白墙青瓦的民居院落,像是淹没于一片花的海洋,一串串、一簇簇的三角梅、虞美人、梔子花、鸢尾花你争我挤散落其间,灿若云锦,层层铺开,红的似火、黄的似锦、白的似雪……

同行中早有女伴急急隐于花簇中,欲与花儿争艳,只为留下美丽一瞬。我常想,这世间的花儿,如果少了好看的女子映衬,是不是减色不少?这世间的花儿,多一份男人的欣赏,该不该添色三分?

当年陆游居于蜀地时间不长,却留下很多关于花的诗篇,“蜀地名花擅古今,一枝气可压千林”。

成都人自古爱花,处于上风上水的郛都可以说功不可没。此地河水清润、土地肥腴、空气清新,日照相对较长,千百年来萌生了这种爱花怜花的情感因子,也自然而然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史料说,早先成都的四周城墙并未开通西门,为便于成都花市及其通商繁盛,1913年,当时的政府特意开通西门,名曰通惠门,栽树种花。很多人说,这与当时郛县人尤爱种花卖花很有关系呢!

张大千先生曾旅居郛县太和场钟家院子,虽茅庐几间,却也醉于植竹养花,这方水土滋润着他最富有艺术成就的黄金十年,当然也滋润着他甜蜜的家庭四季爱情。

如今的郛都乡村,更美。在香茅湖湿地公园,溪水淙淙、花木掩映。穿红着绿的靓男倩女留连其间,抛下欢歌笑语串串。花迎人,人悦花。如果陆游、大千先生能于当下再到郛都,那诗那画又该是如何一番情形?

清风徐来,蜻蜓飞舞。香草之地,一位养花老者的故事感动了我。

老人年近七旬,他一生种花卖花,前些年政府引导村里打造湿地公园,土地进行集中流转,一生勤劳的老人家闲不来,总爱围着村里田野四处转转。一天下午,他看到薰衣草园地边上孤零零停着一辆自行车,他想着现在年轻人真是马虎,各人骑来的车都忘了骑回去,丢了咋办?他便一直守在车旁,烈日下,默默守着,直到天黑,也不见有人前来,他只好把车推回家去。第二天一大早,他又把车推到原来的位置,希望车主能前来认领。可等了大半个上午,他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一模一样的自行车从身旁经过,就拦住他们问知道有人丢的车不。年轻人听了,大笑过后又不禁一番感动,他们耐心告诉他这是共享单车,是新生事物。老人才释然回家。阳光在他身后拉下悠长的身影。

花乡的美,已不只美在这树,美在这花,更是美在这乡村蓬蓬勃勃的生命力。去郛都看花吧,最美的风景在这里。

生活不是段子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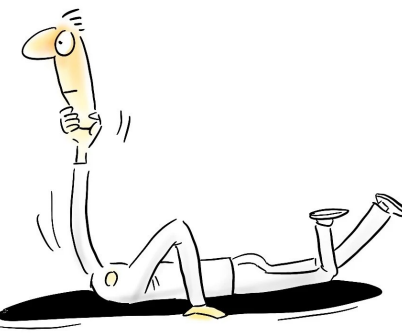
任正非的经典语录【1】

□仕成绘

人是有限度的,要承认差距存在这不是宿命,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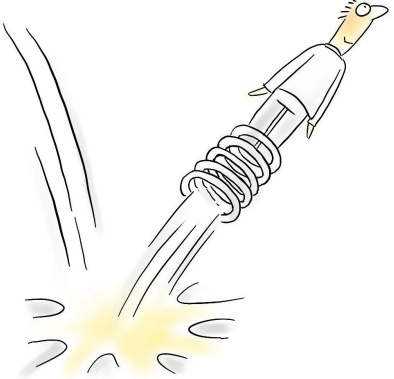
跌倒可怕
可怕的是再也站不起来



一个清晰方向
是在混沌中产生的
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



商场和人生一样
一切触底反弹的奇迹
不过是挣扎着撑到了最后一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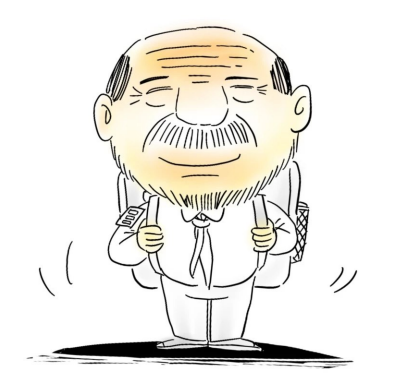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只有一种资源生生不息
那就是文化



都说年轻就是资本
我想补充的是,只有奋斗
你的资本才有价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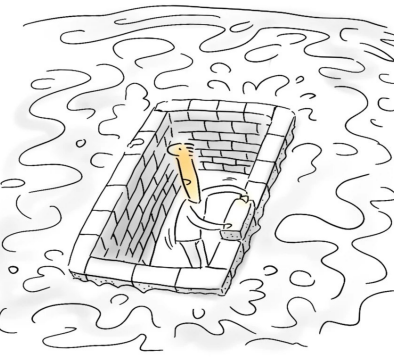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人可以从80岁开始倒过来活的话
人生一定会更加精彩



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
这才是真正的成功
华为没有成功,只是在成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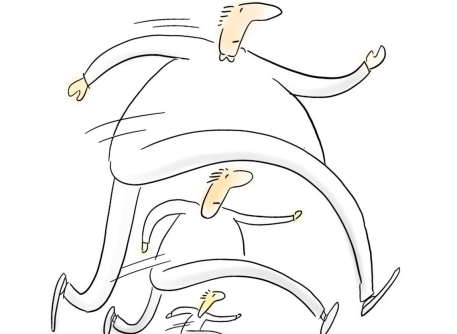
维持现状就是落后
满足现状就是死



领导就是妥协者
不妥协就当不好领导



你最近进步很大
从很差进步到比较差



急老板所急,给老板所需
作为一个副手
没有比说出真相更重要的职责了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加入香蕉拍客得大奖